

# 抗战中的诗和远方

——记《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朱洪涛



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冀中一日》封面。

1941年5月27日,冀中军民迎来一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日。近10万人拿起笔,记录普通的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 烽火中的精神高地

冀中地处日寇在华北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和平汉、平津、津浦、石德4条铁路包围的平原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直接扼制日寇在华北的心脏和大动脉。此外,冀中有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和博野、蠡县、高阳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这里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到处呈现出蓬勃的新气象。

为打击这块根据地,日寇从1938年起,不断抽调重兵对冀中进行“扫荡”、分割、封锁、“蚕食”。

为抗击日寇,冀中除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外,还高度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文化建设,以鼓舞军民抗战热情。在党的领导下,冀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迅速。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创立后的3年时间里,参与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一项重要生活方式,这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初,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副主任王林受到高尔基发起组织《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中国一日》的启示,提议在冀中发动一次“一日”写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冀中军区领导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的支持,决定以冀中文建会为骨干,联合各群众团体,开展《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 近10万人书写抗战故事

1941年4月20日,冀中区委发布了《关于〈冀中一日〉的通知》,规定以5月27日为《冀中一日》记载的日子。这一天是“红五月”里的平常一天,并没有特殊含义,反而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日常生活。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十分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着“冀中一日”4个字。站岗放哨的妇女儿童,在查完路人通行证后,都要问“冀中一日”是哪天,并提醒大家在那天参与写作。

走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

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自信心的。他们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

5月27日当天,近10万军民拿起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些不识字的大爷、大娘请人代笔,也参与了写作运动。之后,稿件犹如雪花般飘向《冀中一日》编委会。冀中各地甚至出现用麻袋装、用马车拉的送稿景象。

《冀中一日》编委会先后收到5万多篇来稿,40多位编辑用了几个月时间筛选出初稿,再经王林、孙犁、李英儒等主编进行编选。同年10月上旬,由冀中军民集体编写的《冀中一日》出版,采用稿件233篇,共计30多万字,分为“罪与仇”“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4辑,从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等方面,反映了敌后群众的抗日生活。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在《冀中一日》初版题词中写道:“《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旗帜。”

## 失而复得的《冀中一日》

《冀中一日》初印仅为200部,为的是广泛征求意见后,再加工定稿与大量出版。之后,编委会根据各方面的反馈,进行了补选和校正。此时已是1942年春,修订版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印刷,就迎来了日军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王林担心遇到危险会使花费心血编校的《冀中一日》的稿本和补选稿件也付之一炬,于是写下《冀中一日》的

校正和补选过程以及对它今后处理的希望。然后,王林将它们紧紧贴在堡垒户家的夹壁墙上,即使自己牺牲了,发现稿本的人也能知道如何处理这部书。后来,在反“扫荡”的空隙,王林绕道回去查看,发现夹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敌伪的洗劫,藏在夹壁墙里的稿本不知所踪。

当时,为了轻装上阵,冀中军民不得不把《冀中一日》及其他财物紧紧藏起来。有的用油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补如旧。只有个别来不及妥善保护的,才顺手塞进炕洞。然而,大部分的《冀中一日》初印本,在日寇烧杀抢掠中依然难逃劫运。

《冀中一日》对于冀中军民,就像失散的战友,无时无刻不想着将其寻回。抗战胜利后,河北省文联曾发出寻找《冀中一日》初印本的号召,但内战又起,寻找工作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寻找书稿的工作又重新发起。1951年,河北省文联找到了第一辑。1958年,王林找到了第二辑。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这两辑合在一起,作为《冀中一日》出版。曾参与《冀中一日》印制工作的周岐,机缘巧合之下在书店看到这部不完整的《冀中一日》后,把自己珍藏的完整版《冀中一日》邮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2月,《冀中一日》(下集)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和岁月磨砺、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才重获新生。

## 链接历史

# 一张手绘形势图背后的故事

■杨润鑫 于开一

195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鲁迅遗物时,从一本书刊中发现一张手绘的纸质形势图。上面用铅笔画着一些简图,还标注了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些地名。这些地方正是当年鄂豫皖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后经陈庚鉴定,这张形势图正是他在上海与鲁迅会面时,亲手绘制的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鲁迅在1932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石墨。这是一句隐语,“王君”正是化名“王庸”的陈庚。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庚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见。

1932年,陈庚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因伤势严重、行动困难,陈庚不得不离开主力部队,前往上海就医治疗。养病期间,陈庚除看报获取信息外,还经常与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们交谈。他们都十分关心苏区的情况,陈庚就结合自身战斗经历讲述鄂豫皖军民在反“围剿”作战中的战斗故事。大家听完后,一致认为应该将鄂豫皖军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位知名作家将其写成文学作品传播,其效果不亚于一场大胜仗。陈庚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付诸行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鲁迅。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鲁迅,正度过自己“战斗”生活中最光辉的10年。在白色恐怖包围下,鲁迅没有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因此,鲁迅也拥有了广泛的“红色朋友圈”,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朱镜我将这些故事记录并油印成册,交给冯雪峰,请他送给鲁迅看。

鲁迅看完这些材料后,深受触动。他听说陈庚还在上海治病,便提出想见见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

在组织的安排下,陈庚欣然赴约。在会见过程中,陈庚为鲁迅详细讲述了红军的英勇作战经历、苏区人民的生活,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两人交谈至深夜才离开。意犹未尽的二人,很快有了第二次会面。陈庚更为详细地为鲁迅介绍了红军作战情况与

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豫皖军事形势,鲁迅还特别请陈庚在他的文稿纸背面画了这幅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便一直在构思一部反映苏区红军题材的小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鲁迅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而陈庚随手画的形势图被鲁迅珍藏起来,成为他与共产党人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 陆空协同,抢控战场制权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空袭与反空袭作战

■陈琪 戚苏源

## 战例回顾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经过长达6年的作战准备,向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期“抗战雪耻,收复失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袭与反空袭作战,阿拉伯国家依靠严密的防空火力取得战争初期的制空权,给予以色列沉重打击,但以色列迅速调整战术,扭转战局。

## 战例评析

吸取教训,扬长避短。埃及、叙利亚空军充分吸取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量飞机被以色列空军摧毁于地面的惨痛教训,在己方空军力量较弱、难以通过空战打败以色列空军的情况下,建立了严密的防空防御体系,以掩护重要目标的防空安全,保障地面进攻作战。埃及、叙利亚按照大区域、宽正面、全覆盖的原则,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正面90千米、纵深30千米的域内,配置了62个中空导弹营和300多门高炮,并首次使用“萨姆-6”导弹和ZSU-23-4型自行高炮两种新型防空武器,形成以中空导弹为主,各型高炮密集部署、混合配置的高中低空相衔接、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对空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在作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以军80%的战损飞机均是被埃及联军地面防空火力击落。

此战,埃及、叙利亚空军充分考虑到空中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情况,没有与以色列空军拼“矛”,而是重点发展“盾”,在战争初期创造了局部优势窗口。信息化战争中,劣势一方如果强行与强敌拼装备、比技术,必将陷入被动不利局面。未来防空作战必须树立非对称作战思想,跳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维定式,应着眼敌空袭体系的关键节点,重点研究能有效削弱空袭兵力兵器效能的方法和装备,扬长避短,以灵活的战役战术集中作战效能对敌形成局部绝对优势,坚决夺取非对称防空作战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

陆空联动,夺取制权。埃及、叙利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使用的“萨姆-6”防空导弹。

亚利用伊斯兰教斋月与犹太教赎罪日的有利时机,抢占先机,夺取了战争初期制空权。在西线,开战伊始,埃及即出动作战飞机200多架,低空飞临西奈半岛上空,对以色列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突然空袭。作战过程中,埃及空军采取主动升空、寻机开敌、伴随掩护等方式,积极以攻势作战行动寻歼敌机,有力支援掩护地面力量同时对巴列夫防线发起冲击。此外,为确保地面部队行动的顺利,埃及军队高度重视地面部队行动、防空作战行动和空袭作战行动的紧密配合,将地面部队行动范围牢牢控制在防空掩护区域内。因此,在开战初期,埃及军队快速掌握了战场局部制空权,并为地面部队的推进提供了可靠的支援掩护。

在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作战,埃及地面部队损失较小,而当埃及地面部队脱离防空掩护范围,被迫向西奈半岛继续发展进攻时,很快遭到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且损失较大。未来战场,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任何单一兵种都无法独立完成作战任务,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为必然。必须统一筹划各军兵种力量的作战行动,根据作战实际灵活采取任务协同、按时间协

同、按空间协同、按电磁频谱协同等方式的有利时机,抢占先机,夺取了战争初期制空权。在西线,开战伊始,埃及即出动作战飞机200多架,低空飞临西奈半岛上空,对以色列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突然空袭。作战过程中,埃及空军采取主动升空、寻机开敌、伴随掩护等方式,积极以攻势作战行动寻歼敌机,有力支援掩护地面力量同时对巴列夫防线发起冲击。此外,为确保地面部队行动的顺利,埃及军队高度重视地面部队行动、防空作战行动和空袭作战行动的紧密配合,将地面部队行动范围牢牢控制在防空掩护区域内。因此,在开战初期,埃及军队快速掌握了战场局部制空权,并为地面部队的推进提供了可靠的支援掩护。

软硬兼施,制敌于首。埃及军队在发起进攻的半小时内,就利用电子对抗部队对以色列军队展开了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压制,几乎制盲了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地区的全部雷达和陆空通信,以及大部分远程地面通信,保证了突袭的成功。由于埃及军队首次使用了制导雷达频率迅速变化、不易干扰、难以躲避的“萨姆-6”导弹,导致战争初期以色列空军多架战机被摧毁。针对这一情况,以色列空军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发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摧毁埃及地空导弹的跟踪和制导雷达;二是利用“萨姆-6”导弹发射弹道角低伸的特点,进行垂直俯冲投弹,摧毁导弹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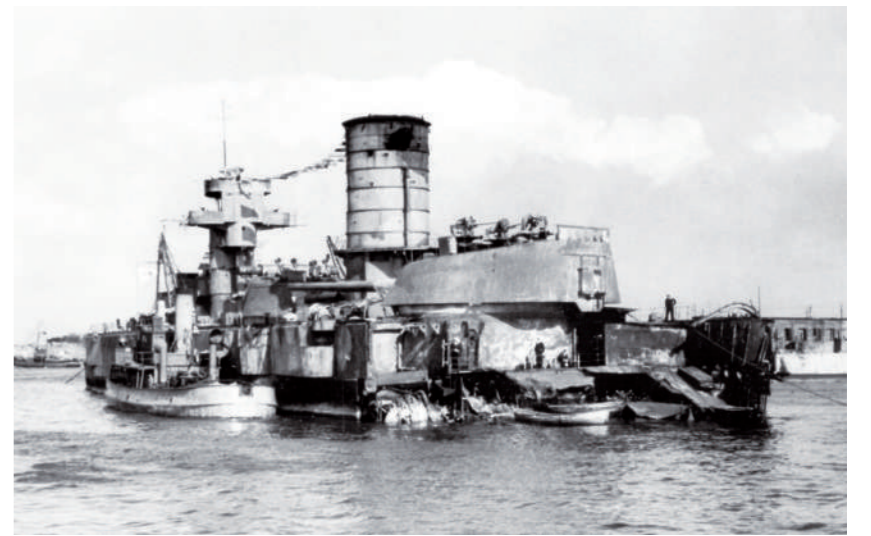
车;三是投掷高热照明弹和高热气球,干扰“萨姆-6”导弹的红外寻热系统;四是运用侦察直升机监视“萨姆-6”导弹的发射,并及时告知战斗机驾驶员快速作出规避动作,使其难于追踪飞机的发热部位。

以色列空军的应对措施减少了自身损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信息化战争,战场信息环境愈发复杂,制信息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必须要联合各军兵种信息资源共通优势,将信息空间斗争转化为关乎各军兵种作战效能发挥、支撑联合作战整体能力形成的关键作战域,统一筹划、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时要注重信息域与其他作战域之间的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强化作战整体优势。

争取主动,转败为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埃军在此战中,缺乏对战场态势发展变化的预测和作战进程的精准把控。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防空力量未及时跟进,制空权未有保障的情况下进攻受挫,损失惨重。此外,埃军在此战中未能与叙军建立可靠的协同关系,也未展开周密细致的协同行动,使得以军有机可乘,能够集中兵力快速反击戈兰高地的叙军,在叙军遭受重创后,埃军又不得不改变以守为攻的策略,再次被发动反击进攻。

以军经历初期惨败后,快速总结经验并调动后备力量,加强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防御,迟滞了埃军的进攻步伐,随后利用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的高机动性和灵活性,对埃军防空屏障进行猛烈打击,取得了局部制空权,并采取空地协同、精打要害的方式对埃军纵深目标发起突袭,切断了埃军补给线和指挥系统,进而借助美军侦察卫星获悉的情报,充分利用埃军第二、第三集团军之间接合部防御较为松散的缝隙,迅速、突然地打入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军,逆转了战局。

## 空袭与反空袭作战



# 拒绝沉没的“马拉”号

■黄勇

1941年9月,列宁格勒同外界联系的陆上交通线被德军完全切断,驻守的苏军地面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被困在城中。为寻求破局之机,舰队中的“马拉”号战列舰和“十月革命”号战列舰开始炮击城市南部的德军,虽未取得较大战果,但提振了列宁格勒军民的抵抗信心。

德军决定采取一次强有力的空中打击行动,摧毁这两艘战列舰。9月16日,“马拉”号向斯特雷纳东部皮什马什工厂附近的德军地面部队开火,德军轰炸机联队分成两组,分别攻击“马拉”号的舰艏和舰艉,由于受到“马拉”号舰艏防空火力的干扰,舰艏组投弹未成功。而“马拉”号在舰体被击中4发炮弹的情况下,仍使用主炮向德军阵地开火。之后,“马拉”号在苏军战斗机的掩护下顺利返航进行舰体修复。

9月23日,德军俯冲轰炸机联队携带从国内运来10枚炸弹再次出动,目标直指喀琅施塔得港区的苏军船坞,正在其中修复舰体的“马拉”号成为德军主要攻击目标。到达目标空域后,德军轰炸机联队俯冲直下,在不到500米的高度释放炸弹。一枚炸弹精准炸毁“马拉”号的1号炮塔,巨大的爆炸炸毁1号炮塔基座,还波及了2号炮塔,撕碎了前部舰桥,直接将“马拉”号炸成两截。“马拉”号身边的“十月革命”号也在空袭中遭到两枚炸弹袭击,所幸炸弹未穿透甲板。

10月31日,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意外遭到强火力袭击。不明所以的德军在进行战术侦察后,意外发现竟是只剩半截的“马拉”号。原来,“马拉”号虽被炸断,但舰体后侧动力舱段尚且完好,它凭借自身动力冲滩后,搁浅在港口浅水区。由于该区域海水深度仅11米,“马拉”号舰体大部分结构仍处于水面上,在维修人员的努力下,不仅恢复了舰体供电,还成功修复3号和4号炮塔,最终作为海上浮动炮台继续在喀琅施塔得附近担任海防和对地炮击任务,帮助列宁格勒阻止德军进攻。

拒绝沉没的“马拉”号用轰鸣的炮火宣告自己重回战场,德军多次组织火炮进行打击,意图将“马拉”号彻底击沉,可直到1944年德军从列宁格勒撤兵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1944年6月,“马拉”号又参加了苏联红军针对卡罗利阿地峡的进攻,协助登陆部队夺取由芬兰军队占领的部分岛屿。由于受损严重已经没有修复价值,该舰于1950年底被编入勤务舰队,成为无动力的火炮训练舰“沃尔霍夫”号。1953年9月4日,该舰退役并除籍,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初被拆解。至此,虽然“马拉”号战列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它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在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图:经过简单修理后失去舰艏,只能作为浮动炮台使用的“马拉”号战列舰。